

續名醫類案卷八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痢

陳良甫治一婦人病痢疾越四十日服諸藥不愈召診之六脈沈弱。大凡下痢之脈宜沈宜弱。但服十全大補湯薑棗煎成加白蜜半匙再煎數沸服之而愈。良方醫說續編

一婦人泄瀉不止似痢非痢似血非血其色如濁酒診之則六脈沈絕眾醫用熱藥及丹藥服之則發煩悶乃先用敗

毒加陳米煎、次用胃風湯加粟米愈、

泊宅編云、姚祐自殿監遷八座、母夫人病痢、諸藥不効、令李昂筮軌草、有真人指靈草之語、一日登對、上訝其色瘁、具以實奏、詔賜一散子、數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米飲下、

薛立齋治司馬王荆山、患痢後重、服枳殼檳榔之類、後重益甚、食少腹痛、此脾傷而虛寒也、用六君子加木香炮薑而愈、

祠部李宜散患血痢、胸腹膨脹、大便欲去不去、肢體殊倦、以爲脾胃虛弱、不能攝血歸源、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

治之漸愈、後因怒前症復作、左關脈弦、浮按之微弱。此肝氣虛不能藏血、用六味治之而愈。

朱丹溪治一老人、年七十、面白脈弦數、獨胃脈沉滑、因飲白酒作痢、下淡血水、圍後腹痛、小便不利、裏急後重、參朮爲君、甘草滑石檳榔木香蒼朮爲佐、下保和丸二十五丸、次日前症俱減、獨小便不利、以益元散服之而愈。平治會萃

寧皇患痢、召曾醫

不記名

入視、曾診御畢、方奏病症、未有所處、

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曾防禦、官家喫得感應丸否、曾連呼喫得喫得、慈明又諭須是多把與官家、曾承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遂止、曾時坐韓黨被譴、痢止、遂於元降秩上、

更曾三秩、後寧皇不豫久、謂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診訖、嗚咽不勝、上曰、想是脈兒不好也、曾出自診其脈、謂家人曰、我脈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竇材治一人、休息痢已半年、元氣將脫、六脈將絕、十分危篤、爲灸命關三百壯、關元三百壯、六脈已平、痢已止、兩脇刺痛、再服草神丹、霹靂湯方愈、一月後大便二日一次矣、

一人病休息痢、竇令灸命關二百壯、病愈二日、變注下一時五七次、命服霹靂湯二服立止、後四肢浮腫、乃脾虛欲成水脹也、又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十兩一月而愈、

曾魯公痢血百餘日、國醫不能療、陳應之用鹽水梅肉一枚、

平胃散
加北紫

研爛合蠟茶入醋服之一啜而安。大中丞梁莊肅公亦痢血應之用烏梅、胡黃連、竈下土等分爲末，茶調服，蓋血得酸則斂，得寒則止，得苦則澁故也。

醫說本草綱目

○宋張叔潛知劍州時，其閣下病血痢，一醫用平胃散一兩入川續斷末二錢，水煎服，卽愈。紹興王子會稽時行痢疾，叔潛之子以方傳人，往往有驗。小兒痢尤效。

本草綱目

○劉禹錫傳信方云：予曾苦赤白下痢，諸藥服遍久不瘥。

惟久痢故

可用後方轉爲白膿，令狐將軍傳方用訶黎勒三枚、兩炮、一生

並取皮末之，以沸漿水一合服之。若止水痢，加一錢匕甘

草末。

謂加甘草末一錢也

若微有膿血及血多，加三七亦加甘草。

本草

胡大卿一僕患痢五色已半年遇杭州一道人教用大熟瓜
蔓一個煨存性出火毒爲末作一服溫酒服之遂愈
本事方同

張子和曰一男子病膿血惡痢痛不可忍
有實熱之毒忽見水浸

甜瓜心酷喜之連皮食數枚膿血皆已人言下痢無正治
是何言也。只知痢是虛冷。溫之澁之截之此外無術矣豈
知風暑火濕燥寒六者皆爲痢。此水蜜甜瓜所以效也。

潘墁曰予蔓孫年十二一日內外熱如火頭眩醫以爲外感

汗之不解既而腹痛小水不行又以爲內傷下之不愈後

四五日變赤痢。晝夜無度。小水點滴。腹連膀胱脹悶。醫乃
專用痢藥。而病益劇。心切憂之。詢之家人。曾食何物。以曾
飲水。水告予曰。病坐此矣。醫投四苓六一不應。予曰。陰氣
結於上。陽氣陷於下。膀胱有上口無下口。氣不能化而出
也。須用膀胱本經藥。溫以散之。升以舉之。眾醫不敢。予用
溫中丸。天水散。加乾薑。茴香。升柴。煎服一二帖。小便行。三
帖痢止而愈。諸記室

李時珍治華老年五十餘病。下痢腹痛垂死。已備棺木。用延

胡索三錢為末。米飲服之。病即減十之五。調理而安。本草綱目

薛立齋治一人痢後嘔噦。脈洪大。按之虛細。作渴引飲。諸藥

到口不納。作脾胃虛寒。不能司納。以參朮炮薑等分飯丸。米飲不時送下。服至三兩。聞藥不嘔。以六君子加炮薑調理而安。

王巖如治一人痢如豆汁。日夜百餘次。羣醫投以清涼下墜之藥。愈危。六脈沈弱。此脾虛受濕也。以補中益氣湯加羌防蒼朮二三劑。愈。

王又逸治一人痢後脚軟難行。日久痢傷氣。下多亡陰。氣血俱虛。不能榮養其筋骨也。用八珍湯加牛膝杜仲木瓜薏仁而愈。

陳三農治一婦患痢。所服皆清涼剋伐之藥。致脾胃虛弱。血

無所統。日下數升。遇有所觸。其下益甚。欲補血。恐脾愈寒。欲引血歸經。而血去殆盡。遂用陽生陰長之義。以益氣湯。溫養中氣而漸安。

一士勤於舉業。夏末患裏急。泄白膿。眾以痢治。曰非也。此積勞傷脾。脾氣下陷。卽東垣所謂飲食不節。起居不時。上升精華之氣。反下陷云云也。用補中益氣湯二劑而安。

龔子才治劉司寇。年近七十。患痢膿血腹痛。諸藥弗效。診之六脈微數。此肥甘太過。內有積熱。當服酒蒸大黃一兩。清利之。劉曰吾衰老恐不勝用。滋補平和乃可。因再四引喻。始勉從之。逾日而愈。

原論痢疾

△8

尤在涇曰痢之爲病氣閉於下而火復迫之是以腹痛裏急
糟粕不出而便腸垢也其源皆由於暑濕與瘧病俱發於
夏秋蓋傷於經絡則成瘧而乃於腸臟則爲痢也經絡之
邪可散而愈故治宜辛苦溫之藥腸臟之熱非清不愈故
治宜辛苦寒之藥亦發表不熱攻裏不寒之意河間
之主用清寒蓋亦有見於此張景岳不審痢病之所從來
而以五臟五行爲說謂惟心可言火其餘則均不可言火
此但足資辨論而已豈足補於治要哉

△8

痢與泄瀉其病不同其治亦異泄瀉多起寒濕寒則宜溫濕
則宜燥也痢病多成濕熱熱則宜清濕則宜利也雖泄瀉

利瀉

不同

亦有熱症然畢竟寒多於熱痢病亦多寒症然畢竟熱多於寒是以泄瀉經久必傷胃陽而腫脹喘滿之變生痢病經久必損脾陰而虛煩痿癱之病起痢病兜澁太早濕熱流注多成痛痺泄瀉疏利或過中虛不復多作脾勞此余所親歷非臆說也或曰熱則清而寒則溫是已均是濕也或從利或從燥何與曰寒濕者寒從濕生故宜溫燥煖其中濕熱者濕從熱化故宜甘淡利其下且燥性多熱利藥多寒便利則熱亦自去中溫則寒與俱消寒濕必本中虛不可更行滲利濕熱鬱多成毒不宜益以溫燥也

一人下痢小腹急痛大便欲去不去以脾胃氣虛而下陷也

用補中益氣送八味丸二劑而愈。此等症候因利藥致損元氣肢體腫脹而死者不可枚舉。

一人患痢後重自知醫用黃芩芍藥湯後重甚飲食少思腹寒肢冷龔以爲脾胃虧損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炮薑二劑而愈。

△ 趙養葵治四明徐陽泰體素豐多火善渴雖盛寒牀頭必置茗椀或一夕盡數甌又時苦喘急質之趙趙言此屬鬱火症常令服茱連丸無恙也丁巳夏徐避暑檀州酷甚朝夕坐水盤間或飲冷香薷湯自負清暑良劑孟秋痢大作始三晝夜下百許次紅白相雜絕無渣滓腹脹悶絞不可言。



或謂宜下以大黃。趙勿顧也。竟用參朮薑桂漸愈。猶白積不止。服感應丸而痊。後少嘗蠲復瀉下。委頓仍服八味湯。及補中。重加薑桂而愈。寒涼太過。用參朮薑桂以救其偏。是無八味之投笑爲乎。此養葵之所以爲養葵也。夫一人之身。歷一歲之間。黃連苦茗不輟口。而今病以純熱瘥。向若投大黃下之。不知何狀。又病咳嗽時喘逆不眠。用逍遙立安。又患便血不止。服補中黑薑立斷。不再劑。

喻嘉言治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卽診之。行動如常。然得內傷之脈。而挾少陰之邪。曰。此症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多用一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

必危之道也。張以平日深信，徑取前藥不疑。然病勢尚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沈困，急服元表裏一劑。次早診視，即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二帖全愈。若不辨症，用痢疾門中藥，何曾有此等治法乎。

△△周信川年七十三，平素體堅。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日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脈之沉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也。吾以法治之，可愈。以人參敗毒散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捲置椅褥上，殿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內氣提掇在人，豈可以物塞定其說，未免荒謬。

雄按提掇雖在人以外。殿亦可少助其力。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汗。再漑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此却有理。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

有津津微汗。再漑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可畏熱。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未乾。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臥於牀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後用補中益氣湯。一日夜止下三次。不旬日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患久痢。諸藥不效。蘇郡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幹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症。皆當識

此意使其裏邪久久透出表外。方爲合法。若急而速。則恐
纔出又入。徒傷其正耳。

按休息痢。多緣悞治而成。或兜澁太早。或有表症。而驟
下之。古人多以感應丸爲治。法至良也。茲用人參敗毒
亦治之。近理者。至以布蛋殿其肛。謂內氣不下走。亦好
奇之過耳。嘗閱道書。見內丹將成。欲過關時。必以物
殿其穀道。夾其外腎。以防靈丹之外洩。喻氏貫通三教。
其意未必不取諸此。魏君之論。亦不免少見多怪。

88

朱孔陽年二十五。形體清瘦。素享安逸。夏月因構訟奔走日
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日夜一二百次。不能起牀。